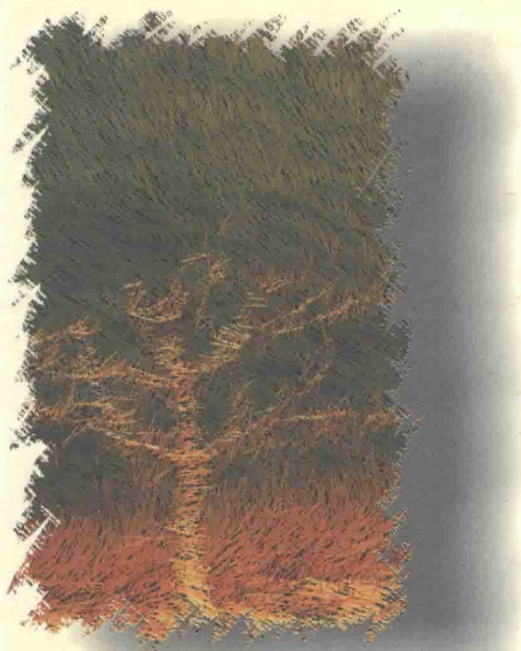


曾镇南

著

文学论集

zengzhennan wenxue lunji



花山文艺出版社

曾镇南

——著

文学论集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镇南文学论集/曾镇南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80673—070—2

I. 曾... II. 曾... III. ①曾镇南—文集②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4219号

曾镇南文学论集

曾镇南 著

责任编辑:张根树 装帧设计:苏进起

美术编辑:许宝坤 责任校对: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印 刷:保定市第二印刷厂(保定市烟厂南路6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16.25印张 407千字 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28.00元

ISBN7—80673—070—2/I·044



曾镇南

男，1946年3月生，福建省漳浦县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副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与文艺批评。已出版的著作有《泥土与蒺藜》（198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生活的痕迹》（1985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王蒙论》（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缤纷的文学世界》（1988年，文艺评论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思考与答问》（1991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文学、人生与法》（1992年，群众出版社）、《蝉蜕期中》（1988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均为文艺评论、文艺学研究方面的专著或论文集。尚有未结集的文艺评论约一百多万字。《泥土与蒺藜》、《王蒙论》两书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一、二届科研成果奖。1977年，以《论鲁迅与林语堂的幽默观》一文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鲁迅文学奖。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如歌的岁月》一书中，有一篇题为《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的文章，对他多年来在文艺评论方面的劳作作了较为客观的评述。曾任全国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评委，“五个一”工程奖论证专家。

题 记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绝大部分是我在九十年代这十年中写的。这十年来我写的文章，当然不止这些；但文艺评论中的长篇小说评论和较为整齐的文学论文，主要的也就都在这里了。

过去的十年，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都是太重要了。我和同时代人一样，有幸成为许多世界史上重大事件的目击者，有幸成为极为深刻的历史进程的见证人。恩格斯说过：“世界史是最伟大的诗人。”我们在这十年里，披览了她所创造的多少深邃、奇谲、雄伟、壮丽的诗篇呵。

然而，对于被时代的大波所裹挟的我个人的生活道路而言，已逝的十年，却如鲁迅为之作过《小引》的叶永蓁的一本书的书名一样，只是“小小十年”而已。而且这“小小十年”里我所收获的，也只是这样一堆苦涩的、小小的青果子。这是我在将它们归拢在一起时，不能不在感到小小的侥幸时又产生小小的不安的。

鲁迅在《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中恳切地说：“中国如果还会有文艺，当然先要以这样直说自己所本有的内容的著作，来打退骗局以后的空虚。因为文艺家至少是须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谈不到什么意识。”

但是我想，这些归拢起来的苦涩的小青果，又怎么能用来“打退骗局以后的空虚”呢？我于是感到不安。但探检自己的文心，

我又觉得自己还是未失“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的”。在用笔墨问世的人群中，我似乎还是比较肯吐露本心的；我于是又感到有幸自安了。

是不是这样呢？就请肯于惠顾我这堆青涩的小青果的朋友们自己去拨拉一下吧。

我自己在编辑的这几天里，是已经拨拉过了的。我的感觉是：太寒伦了，这小小的收获。即使把它们放在我自己的小小的十年里，也太轻飘若尘了；更何况把它们置于为掀开新世纪的金色史页而积攒着力量的大时代呢。一想到这里，我的小小的不安便变为深深的内疚了。——我是不该如此慷慨地虚掷自己的生命的。

但继续前行的力量，也就从这深深的内疚中生发出来。我自忖是愿意也能够为祖国的文艺事业做一点事的。鲁迅的背影一直在我眼前引我前行。为中国，为未来，为真的文艺的催生、诞育和生长，我还要努力下去，用我的笔。

于是，我轻轻地拂去了一己的忧伤，把陶潜的这两句话写在这里：

“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1999年12月

目 录

题记.....	(1)
---------	-------

第 一 辑

在蜕变的途中

——评浩然的《苍生》.....	(3)
-----------------	-------

人间烟火与冥界奇氛交混的艺术世界

——评半岛的《鬼窟》.....	(18)
-----------------	--------

论《南渡记》.....	(35)
-------------	--------

《南渡记》的评价与现实主义问题	(52)
-----------------------	--------

现实主义的杰构

——论《平凡的世界》.....	(82)
-----------------	--------

朴素浑厚的生活长卷

——读《平凡的世界》.....	(105)
-----------------	---------

素眼看逝川，白描记旧雨

——评《红瓦》兼论现实主义.....	(114)
--------------------	---------

我所看到的《亚细亚的孤儿》.....	(127)
--------------------	---------

第二辑

评铁凝的《玫瑰门》	(151)
留学生文学的翘楚之作	
——读《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156)
留学生文学一瞥及其他	(161)
尘缘深处意难平	
——读莫伸的《尘缘》	(168)
枕时警世的力作	
——评李斌奎的《欲壑》	(175)
写出中华民族的日魄月魂	
——评苏方学的《原子弹四部曲》	(182)
少年心事当拿云	
——评郁秀的《花季·雨季》	(185)
革命现实主义的新创获	
——读周梅森的长篇小说《人间正道》	(193)
中国的脊梁	
——再评《人间正道》	(198)
艺术的力量从哪里来	
——读曹文轩的《草房子》	(207)
漫说贾梅与贾里	
——读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	(211)
新时期中国农民的创业图卷	
——评宋聚丰的《苦土》	(220)
世事沧桑变，挥笔写乡亲	
——评李祝尧的《世道》	(224)
活的中国，好的故事	

——评侯钰鑫的《好风好雨》	(233)
几摩红楼，别是一楼	
——评郑君华的《芙蓉风》	(237)
踏遍青山人未老	
——评向本贵的《苍山如海》	(242)
近代商家的写真与传奇	
——评曲直的《瑞蚨祥与孟洛川》	(246)
性格冲突的社会内涵	
——评张宝玺的《沧桑》	(250)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评阿宁的《天平谣》	(255)
历史小说文苑的奇葩	
——评扎拉嘎胡的《黄金家族的毁灭》	(262)

第 三 辑

论鲁迅与林语堂的幽默观	(271)
鲁迅的海	(285)
外国文学研究方法断想	
——从冯至的《论歌德》谈起	(293)
追思与夜读	
——冯至先生其人其文	(305)
下笔清深不自持	
——读《照澜集》兼忆王佐良先生给我的启示	(318)
孙犁研究杂谈	(326)
孙犁简论	(340)
不幸而言中	
——顾城事件评说	(351)

伟大也要有人懂.....	(363)
了解他,学习他	
——读《林默涵劫后文集》漫记.....	(377)
知人论世的聪明.....	(392)
略释周作人失节之“谜”.....	(399)
期待着认真的学术论争	
——从周作人附逆之“谜”的论争说开去.....	(406)
从抗战文学的实绩看文学的社会战斗功能.....	(421)
知所奋发 识所归趋	
——我与《讲话》的思想因缘.....	(438)
反映和推进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时代	
——《讲话》研习录.....	(444)
催生优秀作品的阳光雨露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五十五周年.....	(457)
夜读断想	
——读江泽民《在第六次文代会、第五次作代会上	
的讲话》.....	(467)
关于文化与文艺批评问题的思考.....	(474)
我们需要明快有力的批评哲学.....	(480)
文学创作的目标感.....	(489)
珍惜和发展创作的才能.....	(494)
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灵魂	
——作家历史修养谈片.....	(499)
中篇小说的实绩与文坛走向.....	(507)
后记.....	(513)

第 一 辑

在蜕变的途中

——评浩然的《苍生》

歌德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有许多皮要脱去，直到他有几分把握住他自己和世界上的事物为止。”我很信服他的这种蜕变论。外求诸人，内省于己，我总觉得，人都处于蜕变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这个变化频仍的大时代里。敢于明言自己必须时时推旧我以出新吾的人，倒是活得比较真实的；而用“一贯正确”的红袍掩身、英气逼人的人，我反而有点怀疑。

所以，读浩然的长篇小说《苍生》，我在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同时，就想到歌德的蜕变论，觉得用“在蜕变的途中”这个题目来评论《苍生》以及浩然目前的思想和艺术状况，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我好像看到将要蜕出旧壳而又未蜕尽旧壳的蝉正尝试着舒开透明的新翼。这种新鲜而又有点焦灼的观感，我想不会被认为是对浩然有意的贬抑吧？在《苍生》中，的确反映着作家的思想感情、艺术修养处于新旧杂糅、精粗参半的状态。但这状态不是静止的，而是在变动中取一种前进的态势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苍生》是浩然在新时期不懈的创作长途中的决定性的一步，我以为并不过分。

《苍生》最清楚地显示了作家思想感情发生的蜕变。这是开放、改革的时代对作家猛烈冲击的结果。在这种冲击中，作家一方面不能不面对现实，改变长期形成的某些僵化的观念，从生活中切实感受到了改革势在必行的社会发展趋势，重新唤起用笔去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的热情；另一方面，作家也改变了过去成为艺术思索的积习的某些禁忌和框框，坚持对生活的独立思考，不回避新的社会改革中顺着过去搞运动的惯性出现的“大呼隆”、“一窝蜂”所造成的种种消极后果，勇敢地提出了他所目击的某些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两个方面，对于作家蜕变中的思想、感情、意念而言，都是积极的、前进的变化。但恰恰在这种积极的、前进的变化中，某种若隐若显的消极的东西也在作家干预生活的热情中变得触目起来。

《苍生》以北京远郊、河北北部某些山区的经济改革为背景，描绘了一哄而起的田家庄的“改革”的过程，以及这种“改革”所带来的人与人关系的微妙变化，最底层的农民家庭里的困苦和希望，矛盾和分化，农村青年把握自己的命运的紧张的努力，等等。在这样一幅以田成业一家的生活为中心画面的农村画卷中，寄托了作家对八十年代初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认真而独立的思考，流露了作家体察民瘼、关切苍生命运的可贵的感情。

田家庄的“改革”是非常匆遽地完成的。支部书记邱志国原来是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批“资本主义”的急先锋。开始对改革抵触情绪很大，一肚子火气。后来被扣在公社做了三天三夜的“思想工作”，豁然贯通，赶回村实现了“改革”，结果是便宜了有钱有势有门路有权力的少数人，多数人仍然陷在无法自

救的贫困的泥坑中。当改革的大潮漫卷过来时，在农村，这种运用权力、“咸与改革”的事情，是有一定的典型性的。问题在于，干部的素质没有大的变化，思维方式、工作方式还沿用搞运动时配就的药方，出现新瓶装陈酒的现象就不是偶然的了。浩然对农村经济改革中的消极现象毫不讳饰的描写，使人们认识到农村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把关切的目光，投向那些被改革遗忘的贫穷的角落，投向新形势下产生的新的社会问题。

与田家庄的漫画化的“改革”相对应的是毗邻的红旗大队的改革。这是一种不破坏集体经济，依靠集体力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取利舍弊的改革。这样的改革吸引着田家庄的乡亲们，也使苦苦寻求出路的田家老二保根极为向往。但是，对红旗大队的改革，只有影影绰绰的交代，没有具体真切的描写。这种理想化的改革模式，是凭借领导者的纯洁的道德感和原则性进行的。它实际上反映了作家对过去漫长的年月里人们所凭依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大公无私的精神的珍惜和留恋。在作家看来，如果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按照红旗大队的模式进行，那么就可以避免田家庄出现的种种消极现象了。

作家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这种独立思考，虽然贯注着浩然对贫苦农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厚感情，虽然显示着浩然摆脱根据现成的政策去观察、概括生活的旧习惯的努力；但深一层地看，我觉得还是多少有些缺乏现实感，反映了某些旧的观念对浩然的束缚和羁绊。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人们对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缺乏足够的资本主义“物质遗产”这样一个现实，长期没有清醒的认识。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僵化观念，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任何试图使用各种过渡的经济形式，使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验和知识来搞活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尝试，都被

视为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邪路而被断然堵死。特别是生活中自然萌发起来的任何一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萌芽，商品经济活跃和发展的任何一点迹象，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动向而受到摧折。这就造成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极度萎缩和农民的普遍贫困化。——对这样一个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严峻的经济现实的感受和认识，乃是人们认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乃是人们理解农村经济改革所带来的种种驳杂、混乱现象的前提。但是，《苍生》中对田家庄改革前严峻的经济现实和农民心理上早已感觉到的变革生活的朦胧欲望，却缺乏活生生的有力的表现，这不能不影响到小说对农村改革的种种复杂现象的准确把握和描绘。

实际上，任何社会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都不可能按照事先制订好的一套正确、完美、毫无弊端的改革模式一帆风顺地进行；人们的道德面貌、文化水准、进行工作的预见性和精确性等等主观条件，也只有在顺应客观经济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在农村改革展开的时候，固然不乏因为主事者素质低劣而使良策化为秕政的现象，如田家庄邱志国主持下的“改革”那样；但是，比之农村尚未实行改革的时候，极左的路线和政策使不少大公无私的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徒费了毕生精力还是不能使乡亲们摆脱贫困的状况，邱志国式的“改革”毕竟还是处于历史前进一步所造成的新世态中的一环——尽管是有些错误的一环。所以，在我看来，田家庄的“改革”尽管方法粗糙，少数人得利，多数人仍然难脱贫困之厄，但它毕竟使农村旧的经济体制解体了。它把农民骤然推入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之中，当然也把农民骤然推入一种新的惶惑和新的苦恼之中。这种有缺陷的改革，毕竟是八十年代农村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它有权利得到更为丰满、更加深刻的艺术表现。可是《苍生》在这方面的描写，实在是过于草率了。而红旗大队的改革，因为其命运完全系于大

队支书的个人优秀品质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上，其物质基础完全安置在大队从过去的年月里积蓄起来的集体的物力财力上，看不出调整生产关系的、适应经济发展规律的改革政策的根本作用，所以反而使人感到有点脱离现实生活。至少，这样理想和完美的改革模式在现实生活中是缺乏典型性的。——这恐怕是《苍生》未能给这样的改革提供广阔的艺术描写的地盘的可能原因吧？

当然，为了对作家公正一些，应该看到，《苍生》艺术描写的重心，是在田成业一家的命运变化上，是在老二保根的奋斗和追求上。它并没有给自己提出正面地描写田家庄和红旗大队两种相反的改革模式的任务，它也无意为农村经济改革开出良方妙药。但是，这种把改革作为背景，而把在改革中命运受到播弄、感到困惑和失望的人们的情绪反应置于前景的写法，更加突出了作家在把握处于改革中的八十年代农村现实生活时偏重于自己的主观感受、道德判断而忽略了对客观的社会经济进程进行研究的弱点。面对农村整个翻了个个的经济关系的变化，作家真诚地感到困惑和焦灼。他的心里燃烧着为投告无门的贫苦农户的境况呼吁的激情，而这种激情又是和他在漫长的深入农村的生涯中形成的非常朴素的阶级感情相联系的；这就使他无暇深刻地理解现实的新的经济关系，无暇用更恢宏的眼光看取那些使他为之躁动不安的贫困户根本改变命运的客观历史条件，于是就出现了《苍生》作为农村生活的完整画卷的许多疏漏。例如，作为田家庄搞承包的主要得益者巴福来一家和孔祥发其人，小说就缺乏对他们的经营活动、心理变化的真切描写，而停止在一种很朴素的对这些在“改革”中发财的幸运儿感到的气愤和不平上。又比如，对邱志国的“改革”保持着距离、热心公益事业的大队长郭云的联户承包活动，也缺乏具象的表现，只是作为一种影影绰绰的消息透露那么几下。最后，所有那些在田家庄的“改革”中感到失意、愤懑的活跃的